

民國肇縣志

華縣志卷二十

邑人 劉蓮青 纂輯

張仲友

邑人 劉鎮華 鑒定

邑人 劉鎮海 參閱

固始 萬自逸 讐校

叢載

方志之作上符國史凡有涉於國計民生者罔不兼采
並收綜核靡遺然如陵寢瑣事兵燹餘聞與夫制度沿革
革地方變遷或見之稗官野史或徵諸殘碣斷碑既未
便棄若雞肋又何能添成蛇足乃采志餘成例舉一切

羌無故實無類可歸者悉蒐輯於一處以擴見聞亦古
人拾墜掇殘意爾至如山魃木妖妄誕不經則非所敢
出也志叢載

宋陵瑣記

永昌陵卜吉命司天監苗昌裔相地西洛既覆土昌裔引
董役內侍王繼恩登山嶺周覽形勢謂繼恩云太祖之後
當再有天下繼恩默識之太宗大漸繼恩乃與叅知政事
李昌齡樞密趙鐸知制誥胡旦布衣潘閔謀立太祖之孫
惟吉適洩其機昌正惠時爲上宰鎖繼恩而迎真宗於南

衙即帝位繼恩等尋悉誅竄

節錄宋王清
臣揮塵餘話

宋大中祥符四年三月車駕將朝陵詔自西京至鞏縣不
舉樂文武官有先塋在近者並給假拜祭戒扈從人踐田
稼

天禧二年八月辛卯三陵副使郝昭信等請於永安縣建
營徙軍士二指擇就糧從之

乾興元年修奉山陵總管言皇堂隧道穿得銅鍋有兩耳
又於寢宮三門下突得銅盃一鐵甕一鐵甲葉三

宋史五行志

天聖元年六月戊申河南府言永定陵占民田四十八頃
凡估錢七十萬上曰營奉先帝陵寢而償民田直可拘以
常制耶特給百萬

天聖八年春正月辛巳作三聖宮於永安縣訾王山仍更
山名曰鳳臺

景祐四年七月詔河南府省諸陵柏子戶永安陵永昌陵
各留四十永定陵五十時上封者言陵寢已有奉先指揮
給灑埽而柏子戶多富民竄名籍中以規避徭役故令上
戶減放之

仁宗改葬章懿皇太后帝生母於永安以后弟李用和領捧

日天武兵護梓宮明年春又詔用和乘傳行太后陵李用和傳

元符三年宋編年通鑑云葬哲宗於永泰陵靈駕發引至
鞏縣遇雨山陵使章惇就幕次大昇輿陷於淖中臣僚不

復隨從自旦至夜二膳不時進竟露宿野

景德三年六月癸未詔以來年春朝謁諸陵初司天言歲在酉戌乃可行上曰朕遵用典禮意已決矣王旦曰春候和暖亦可順動惟行宮損壞要須修葺上曰如此亦勞民矣乃詔所至州縣但增飾館驛不得更建行宮侍從臣僚并百司供億及供御之物並令損省

宋陵設陵臺令

宋制朝陵定扈從官人數入柏城者僕射以上三人丞郎以上二人餘各一人

岐王墳在縣西南四十里

御厨司在青龍山永定陵之左

汴京遺蹟志云宋太祖而下自哲宗諸陵俱在鞏縣西南界其曰永昭陵乃仁宗陵也劉信叔詩干戈消弭歲豐登邊將無功吏不能四十二年那忍說西風吹淚過昭陵

永安霍道全者常爲三陵壕寨年踰九十坐丁謂移永定陵皇堂事羈管亳州道全言地中宿藏物多驗毫人神之遇赦歸永安嘉祐七年道全忽歷徧川原觀地形語人曰此地將有大役明年仁宗升遐初卜陵有司召問之道全曰今永安地吉宜徙以爲陵寢有司疑其欲騷動縣人凡所言皆不用道全亦相繼卒今永昭陵旣成或曰地名和

兒原非佳兆後三年英宗晏駕

邵氏聞見錄

自明以來每逢國家大慶或膚功告成欽差大臣祭告宋陵肅將玉帛虔詣珠丘有司先期灑掃張蓋棚廠前設牌坊二東設官廳及更衣所西設省牲所二門內東向爲盥洗所前設祭品西設焚帛爐祭品則牛一豕一羊一帛一酒樽三左籩十右豆十左簋右簋燈十盞燭一對祭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御製祭文勒之石碑樹立陵前

制度興革

元豐二年三月庚寅詔入內東頭供奉官宋用臣都大提舉導洛通汴前差盧秉罷勿遣初去年五月西頭供奉官

張從惠言汴河口歲歲閉塞又修隄防勞費一歲通漕纔二百餘日往時數有人建議引洛水入汴惠黃河囓廣武山須鑿山嶺十數丈以通汴渠功大不可爲自去年七月黃河暴漲水落而河稍北距廣武山麓七里退灘高濶可鑿爲渠引洛入汴爲萬世之利知孟州河陰縣鄭佶亦以爲言時范子淵知都水監丞畫十利以獻歲省開塞汴口工費一也黃河不注京城省防河勞費二也汴隄無衝決之虞三也舟無激射覆溺之憂四也人命無非橫損失五也四時通漕六也京洛與東南百貨交通七也歲免河水不應妨阻漕運八也江淮漕船免爲舟卒鑄沉溺以盜取

官物又可減沂流牽挽人夫九也沿沐巡河使臣兵卒薪
機皆可裁省十也又言汜水出玉仙山棗水出嵩渚山亦
可引以入汴合三水積其廣深得二千一百三十六尺視
今汴流尙贏九百七十四尺以河洛湍緩不同得其贏餘
可以相補懼不足則旁隄爲塘滲取河水每百里置水牯
一以限水勢隄兩旁溝湖陂澮皆可引以爲助禁伊洛上
源私取水者大約汴舟重載入水不過四尺今深五尺可
濟漕運起鞏縣神尾山至士家隄築大隄四十七里以捍
大河起沙谷至河陰縣十里店穿渠五十二里引洛水屬
於汴渠總計用工三百五十七萬有奇疏奏上重其事是

年冬遣左諫議大夫直學士安燾入內都知張茂則行視
二年正月燾等還奏索水在汴口下四十里不可引洛汜
二水積其廣深纔二百六十餘尺不足用滲水塘引鑿大
河緩則填淤急則衝決洛水惟西京分引入城下流還歸
洛河禁之無益置牯恐地勢高下不齊不能限節水勢黃
河距廣武山有纔一二里者又南岸退灘堅土不及二分
沙居十之八若鑿河築隄至夏洛水內溢大河外漲有腹
背之患新隄一決新河勢必填淤則三百七十萬工皆爲
無用又子淵建此本欲省汴口歲歲勞費今置隄埽水澆
之類歲計恐不啻一汴口之費而又有不可保之虞雖然

財力在人猶可爲之惟是水源不足則人力不可強致蓋
伊洛山河盛夏雖患有餘過此常若不足疑謀無成惟陛
下裁之上以子淵計畫有未善者乃命用臣經度以楊珪
往至是用臣還奏可爲請自任村沙谷口至汴口開河五
十里引伊洛水入汴每二十里置束水一以芻槌爲之以
節湍急之勢取水深一丈以通漕運引古索河爲源注房
家黃家孟家三陂及三十六陂高仰處瀦水爲塘以備洛
水不足則決以入河又自汜水關北開河五百步屬於黃
河上可置牖啟閉以通黃汴二河船筏卽洛河舊口置水
澗通黃河以泄伊洛暴漲之水古索河等暴漲卽以魏樓

滎澤孔固三斗門泄之計用工九十萬七千有餘仍乞修
護黃河南隄埽以防侵奪新河詔如用臣策故有是命始
營清汴主議者以爲不假河水而足用後歲旱洛水不足
遂於汜水斗門以通木筏爲名陰取河水益之朝廷不知
也

元勅設嵩洛書院文牒

元大定四年四月皇帝聖旨裏中書禮部據奎章閣學士
院參書廳呈承奉學士院劄付蒙古文字譯說該至正五
年七月別兒怯不花大學士奏左司郎中張惟敏是河南
人自備已財儲書欲爲義學延師教授將書舍名作嵩洛

書院奉旨那般者欽此欽遵外使院就呈該部分欵依施行承此具呈照詳得此本部議得左司郎中張惟敏自備已財儲書延師作養後進建文昌祠春秋從祭奎章閣大學士奏准名嵩洛書院宣都省移咨河南行省欽依施行除已具呈中書省照詳本部合行宜關請照驗施行右關左司郎中張惟敏

考院創設由來

吾縣夙乏試院每屆試期張幕於知縣堂皇前暑雨祈寒不障風日几案坐具士子躬自負荷跡近輕薄儒巾尤非所以肅典章嚴鎖鑰固陋實甚清同治間華亭袁啟芬蒞

縣倡議創建試院邀集邑紳擇地於東周書院之南鳩工於七年九月蒞事於九年十月康君無逸捐銀若干兩

縣署制度更新

共和成立百度更新國體既變政體隨之一縣之中知縣改爲縣知事繼又稱縣長裁教諭設奉祀官撤典史置管獄員縣衙初稱縣公署民國十七年縣長毛龍章奉文改爲縣政府印文同在昔共有十三房八班紀元初衛房撥歸管獄員稱書記四年號兵房併入兵房十七年戶南房倉房庫房兵房併爲徵收處禮房吏房工房併爲行政股戶北房刑房併爲司法股承發房改爲售狀處柬房改爲

傳達處班役改名法警以棚計頭快二快頭壯二壯頭皂
二皂頭捕二捕共八棚

光緒末年裁撤城守營改立巡警歸縣署管轄紀元初改
巡警爲警察縣設警察所有所長一名管轄如前各區設
警察分駐所由各區長管轄所長又改爲警務長民國十
七年改爲公安局

鹽商舊制

鞏鹽向係河東引原額暨加增共鹽一千七百八十八引
引商納引稅設廠東站專賣四鄉負販代爲銷售凡未納
引稅之鹽謂之私鹽在律有罪或甲引地之鹽闌入乙引

地銷售者罪與私鹽等別由鹽法道委員稽查養勇隊若干名周查津渡集鎮以及往來舟車恒有緣此興訟者紀元後以襄襄城等八縣鞏在內潞鹽引岸半多荒廢准以長蘆鹽融銷此後潞鹽遂卽停運而稅額逐漸增高矣

監生末路

明初監生聲價最高自景泰開納粟之例而流品以雜清制五貢皆須入監讀書故雖準納粟因彼此相形見絀自好者不肯濫竽中葉以後人思衣冠榮身覩此爲捷徑而萬首爭集焉乙丑志作於乾隆十年載監生三百六人已酉志成於五十一年載一千二百二十八人四十二年間

驟增九百餘名超過入學生員一倍其價值已可想見而當時猶棗梨志乘者蓋緣盛名有舊且時參與一二清修未便概行抹煞迨乾隆末季至清末江河日下此項頭銜幾堪與魚鱗戶籍並繁故開館之初首謀及此羣各淡漠置之無復爲之推挽者監生一途遂與帝國並終不勞紙筆矣

銀峒遺痕

縣東南石城山桃花峪向有銀峒土人呼爲銀凹峒深四五丈寬八九尺高六七尺相傳明正德間曾掘礦采銀峒兩旁尙留銀包痕摩崖鐫字共三行第一行河南府鞏四

字第二行縣一字第三行成化二字餘不可辨

又一峒與前峒相距咫尺亦摩崖泐書第一行大明二字第二行正德四年六月十八日九字餘剝蝕

按明神宗鑛稅政出中央例遣中官典其事蔓延遍天下都邑關津中使棋布搜括及甕盜居民重足窮山邃谷罔不有車轍馬跡卒之國家未收尺寸閭閻不堪命矣後雖懸爲厲禁士大夫猶談虎變色驚爲奇禍沿至清百餘年後此風未熄洵可爲舉事不審者戒也右列銀峒是否開之政府有無貂瑞預事據所刻成化正德字全文不詳姑誌以俟考

抽收煤釐巔末

縣中開礦取煤爲時已久不詳其所由來清光緒二十年間設局所於縣城委員收取釐金按出煤筐數爲則初設時每筐抽制錢四文嗣後逐漸增加弊端百出不勝枚舉委員所轄區域係鞏密登洛宜凡五縣其人則常川駐鞏民國二十年奉政府令裁撤

設局采石

吾縣產石復便舟運清光緒十六年爲修築黃河隄工設石方局於縣之東站鎮委員採購運以固隄春秋佳日帆檣如織委員駐東站者動輒數年號稱優差民國成立逐

漸消滅近更裁委員不恒采石矣或謂此中弊竇甚大吾
儕局外不敢饒舌

船塢

清光緒二十七年德宗暨慈禧回鑾經祥符北渡需舟五
艘事後大僚因體制尊嚴未便率爾棄置乃卜地於鞏築
塢以藏之塢凡五甃以磚數月告成在城東五里洛水左
岸

兵工廠

民國四年前總統項城袁世凱設兵工廠於孝義六年修
火車支道工料直達廠內築馬路直達車站電報郵政胥

具孝義舊係集鎮近來日新月異商業幾與東站埒

鞏汜勘界紀事

吾縣東鄰汜水界址由來分明甌脫之民爲規避差徭朦
溷籍貫壤地漸以混淆近年兵革迭興民苦賦重區紳孫
紹峯等呈明省長委員會勘經界以正結果收回村莊

另載他篇

十數處丁賦銀二百餘兩

流寇虐燄一瞥

明崇禎五年鞏范承修設教登封李鰲家鰲子際遇范甥
也面有異像承修曰似此恐非克家子歲梢歸值劉賊入
鞏承修子可訓欲依登封李家避難承修曰李氏禍將至

矣尙可投乎憮然久之六年正月可訓被賊擄去至汜水
逃歸遂攜家避居登封山谷中未幾李際遇反時劉賊騷
擾鞏境甚急別有小寇數十隊此去彼來出沒無常李際
遇督衆與戰小寇遠避鞏民少安爾時鞏無縣官者七年
民皆築寨自衛小寇自逐大寇借重際遇地每畝出糧五
升向際遇完納范大河亦際遇舅行催糧不齊際遇命繩
縛至御寨可訓爲解釋際遇謝之放歸

據范氏族譜纂

崇禎七年正月初四日流寇至鞏

八月十九日流寇再來

十月初三日流寇三來

十一月初四日流寇四來三次皆經宿而去

九年八月二十九日流寇又至連宿七日

據采訪冊纂

明季流寇之禍地方凋敝已極因無專書記載知之者寡閱舊志清初徧地荒蕪負耒無人滿洲定鼎後體恤民艱共除有主荒無主荒三千餘頃迨後撫綏招徠始漸升科卽此推繹當年死亡之數殆過半矣

清代之養老典

已酉志載明代耆壽四人趙富趙緒趙紀

有傳

趙允寧皆迴

郭鎮人清康熙二十八年修養老典詔人民九十以上者各賜絹二疋棉二劬米二石肉二十劬後四十二年四十

八年六十年踵行之凡四次縣民受賜者三十一人張景芳靳士道焦業閩邵志元李一祥王夢臣關青王德正羅英如劉振景張乾亨李洪如王好德李進前邵良賢蘇鳴九張孔順趙蘭馬國祥馬光振白化蛟傅長青謝擢子曹生明曹曙徐守志徐汝升趙作乂徐汝振徐文明張秀穎

農官再現

雍正二年置農官縣中任事者六人劉王輔李丕盛白含采孫士相劉進昇姚爾璞八年尋廢

附 周立誥 同治甲戌科恩賜翰林

古幣現采

縣南十餘里北官莊農民張書酉近年於田中掘得一盞
內貯古銅幣數百枚幣長方形闊寸二三長寸四五上有
柄長八九分闊五分下俱弧圓式卽世所傳鑊幣是也內
分有字無字或一二字四五字不等文古不可辨認劉敬
軒藏數枚曾借以考閱並拓於志中

地方偏災

道光七年丁亥邛山崩覆壓數十家

十六年冬大雪塞途六旬餘村人柴米十室九空

咸豐三年後大僚虞粵軍北渡封禁黃河渡口斷絕兩岸
交通

草寇肆虐

咸豐五年巨匪曹德齊糾眾倡亂村民李榜李四季楊元長等擊平之

德齊曹河人素業煤礦爲人揮霍濫交逋蕩無賴多歸之因受澤者日衆凡意興所至羣小希旨承風聲勢漸以浩大穢惡日以彰聞迨後迭觸法網日暮途窮乃糾合亡命嘯聚揭竿爲患鄉里小相李榜東莊李四季及楊元長等率眾剿擊未幾撲滅知縣孔某旌其功爲之請獎有差

蠲漕卹民

康熙二十四年巡撫閩興邦軫念民艱疏請免納漕米諄
懇至再遂得暫免一年萬民頌聲載道

三十年具疏題緩部議不允特旨停之次年奉上諭全免

錄乙
丑志

按蠲免糧漕事關民生概載事記右兩條乙丑志有之
而已酉志不載及考諸通志閩撫係二十七年任此事
則在二十四年顯有錯誤漫附俟考

上海工賑協會碑

上海工賑協會民國九年垂恤北方旱災派員分赴各區
察勘賑濟羣民蒙惠數約六七千圓除築城內外堤餘修

沿河道路城南泐碑紀事

河濱紀功碣

共和十六年第二集團軍出關東來奉軍退而北渡洛河
沿岸蟻聚蜂屯洛北一帶如南河渡石關等踵趾相接石
窟寺至西寺灣號稱僻鄉亦駐兵一團初不解用意所在
嗣知奉軍駐黃河北岸彼此抗拒兵家常事耳經兩旬後
一夕大兵雲集聲言北渡軍中終夜有聲次早盈萬之兵
已渡過半蓋連日偵北軍得實况故乘其不備黑夜偷渡
卒獲勝利事後於卽山陰濱河處樹一高碣大書天塹飛
渡四字亦勒銘燕然意也

粵拾雜俎

咸豐十一年八月十一日毫匪竄至泚水洛偃鞏孟諸團分堵仙家店虎牢關二處次日諸團敗賊由茶庵竄入洛水一帶無淨土

同治元年三月三日長槍匪至虎牢

三月十二日毫匪至洛

八月十七日毫匪由龍門入洛至康家店

二年八月毫匪由登封竄至縣境南山北

以上見守禦千總李長治孝義

寨碑

李毓英辛酉避兵記

咸豐十一年秋八月朔六日忽聞兵警言亳匪至鄭時秋
禾方登村人猶以訛傳自解越二日信益急邑袁公諭各
團局自備餼糧飛向虎牢防堵余以家君衰病茲甚將服
什菽粟窖窟室留三兄守門攜家避之南山口至則男女
錯雜逃亂者已如雲集物色久之余六叔有堂在焉遂共
止宿明日聞亳匪奪關敗之迤南而去識者曰距此四十
里許地名仙家店爲東西間道亳匪屯紮於此亦大可慮
宜分團守之公從其言越三日亳匪洶湧而來我衆不敵
遂失守俄見三兄喘吁而至涕墮如綆嗚咽不能作聲慰
藉良久乃言曰亳匪已據鞏城濱洛一帶村居悉成賊藪

余聞而危之有戚屬張同裕者謂山川下瑤舊鑿土室數
間昔紅巾入寇時避焉邀與俱往時日已薄暝又值微雨
有避之明路山頂者冒雨慘號聲徹霄漢達曉陰雲四捲
晴日東升登青龍山之半危望焉鋒烟四起沿洛村莊不
甚了了轉瞬一隊毫匪奪山口而入居人偵之謂有胥役
在內殆乘機竊發掠人財物者遂指天誓日約衆攻之余
急下扶家君於驢背傍山足去之羅上今羅泉村夜有人自匪
營逃歸者詢之謂胥役悉毫匪所挾迫作前驅者衆不知
而攻之伏寇四出衆皆鳥散掠去牲畜無算婦女懼污有
墜崖而死者聞之泣下越宿毫匪襲山接浙而行去之姜

溝淺井等村自辰迄申僅得一餐又明日去之核桃園借釜而炊飯畢六叔言曰前咸豐三年官軍敗紅巾於蓮山餘支竄入東南曾經此道不如沿山南谷折而西走便道登封可保無虞從之卽刻起行山行十餘里峯回路轉倏見烟火數家雞鳴犬吠差似武陵風景揖土人而問曰斯何地也答曰永全溝所居悉涉村人爲操耕不便捷家於此歷有年所余慰甚遂釋肩憇於道旁少頃見一叟扶杖至自道瞿姓名懿芳與坐談欵洽備至遂主其家有高某者登封人偕伊團長宗法堂守窖糧坑與六叔有舊往謁之謂昨聞讞報曰袁公自仙家店失守退據黑石關率洛

偃諸團將亳匪敗回言未及已又聞團邏獲奸細一人正在盤詰余偕六叔自槍刀林中撥視之乃吾村李清華也白而釋之次早下山十九日攜家旋里屋宇依然而服什菽粟化爲烏有矣既而村人返有被亳匪擄去者有被亳匪斫死者余幸閤族無恙

清咸同間捻匪之役初擾鞏縣繼復北渡覃懷一時河南之輦偃河北之孟濟源各縣率取道於趙溝渡口來往互渡藉逃兇鋒事後羣情感激懸榜書四豎石碣三於趙溝村頭河岸臚序當時迎迓待遇狀況飲食供奉痛癢相關宛然視若一家試取其碑讀之雖年湮勢暎猶令人心花

怒放不可遏抑矧躬臨而目擊者乎據碣所序每次所濟
不下數萬人自昏達旦徹夜有聲寒餒情狀主客相同抵
岸後分宅住宿無行旅苦且沿岸設粥以食奔逃者亂平
言旋酬以金玉幣帛概辭弗受而復有金馬之助貯存行
李曲爲保全光明磊落纖私不萌此卽一身一家已屬難
能可貴全村數百家肝膽悱惻一致不懈孟子所謂人皆
可以爲堯舜董蘿石所謂滿街皆聖人孔子所謂吾觀於
鄉而知王道之易易昔人不我欺也未世風俗澆漓諸渡
以困辱遠客爲能獍狺可畏遇有急難其毒愈烈甚或詐
欺取財變本加厲趙溝自河岸豎碣後於今七十餘年鄉

人顧名思義猶存古誼視他渡之錙銖必較超然遠矣

擒匪挫黑石關

咸豐十一年皖賊西犯攻虎牢不克由間道襲鞏河南府知府樊琨帥師禦之遇於黑石關夾河而軍賊屢以筏渡河輒擊退之會河水漲筏無所施賊遂宵遁是役也非琨督衆力戰則河洛危矣琨不自居功以河水漲溢謂有神助卽請於朝加河神封號云

節錄俞樾樊琨傳

知縣袁修翰與丁元勳書

咸豐十一年閏五月初七日

丁二先生收覽現在探得賊匪從山東曹屬竄至歸德郡城被圍睢州亦復戒嚴吳中丞由河北馳回省城辦理防

守事宜查匪蹤既入豫疆難保不窺伺河洛所有虎牢關
要隘經中丞派徐副戎帶領吉勝營馬步七百餘人常川
駐守足可防禦而虎牢愈固則三家店之路愈覺可慮請
速謁丹君先生

項城王銑柱
時僑汜水

祈代畫策所謂有備無患也

覆丁元勳書

初七日

日前曾泐一函諒經青照史姓業已就擒想閣下聞之亦
當稱快該犯於密邑匪類消息甚通目下口供尙未全定
逐日熬審不慮其不吐真情弟又慮密邑黨徒前來窺視
或有意外之變中儻有人潛入我境探望務望飛速示我
再王丹翁聞有北渡之信希切囑馬生靈奇堅留勿任遠

去此實我邑東路保障獲益滋多也三家店工程前月二十五日卽屬馬生金聲中趕辦於本月望前竣事不識能如期告歲否卽希示復

再致丁元勳

初十日

頃間接到來書得悉一切日來賊情與尊處情形相同今日賊匪馬步二百餘人直撲石屯溝及穆家溝經我處馬隊迎頭痛擊當卽折回奪獲馬匹及衣服多件直追至烏紗河該匪盡數東渡河西一無賊蹤其技藝不過如此可以放心所有大炮茲檢得天門炮四尊每尊重五六十斤係新近由府送來卽遣人前來搬運每尊須兩三人因體

過重且雨後山路難行也惟合膛子一時不可得此處所用亦均係口炮子放兩三枚足已至於官軍想係因紀律不齊之故此處除本汛八九人外亦並無官兵聞河南營馬參府已帶兵千名前來亦不敢分撥前去大可不必也覆丁元勳程佐堯書

來示得悉現在大衆公議今日定須出隊由此間及洛口兩路進兵至穆家溝令商進剿尊處亦卽出隊緩緩向前攻擊我處出隊之時和尙廟當可望見也賊勢萬分無用儘管膽壯向前絕無槍炮無足懼也且俟今日之戰再定添兵與否偃師助兵二千今午可到細作如有見證不妨

卽行正法今日解來尙恐無空細訛耳

邑東忠義祠節烈祠

皖匪犯境從邑東仙家店竄入故其地被劊尤巨同治元年亂稍定士紳程伊輔等痛詣男婦死亡之慘不忍聽其湮沒公議立忠義節烈兩祠於死難處祠在小里河祖師廟西偏

按咸同間兵燹遞興於地方生民利病煞有關係距今六七十年父老傳聞不詳官書稗史亦少翔實紀載茲據采訪所得盡數臚列藉觀當日概況至猥瑣重複之譏不暇避焉

逸事類述

昔密有卜成者身遊九山之上放心不拘之境

酈道元注水經引仲長統語並謂卽鞏丸山蓋密人而
隱於鞏者也

後漢延熹元年外黃申屠蟠躬推輦車送喪歸鄉里遇司
隸從事於河鞏之間從事義之爲封傳護送蟠不受投牒

於地而去

節錄後漢書
申屠蟠傳

李加聚字德星號明遠沈毅驍勇耕讀之暇兼習武技明
季亂作福王招募勤王加聚應命往常持弓矢衛王弟於
河上王奇之妻以女及孀盜蜂起仗劍歸里保衛鄉族元

配須氏王女繼室也

宋仁宗溫成皇后張氏河南永安進士堯封女初入宮爲

才人皇祐初進貴妃後五年薨追冊爲皇后

據宋史皇后傳暨已酉志

纂

權永安縣尉孟邦雄建炎時兼留守使司差

權永安軍事孟邦雄遷京西河東路招提使葬於永安軍

芝田蘇村之陽

洪武元年四月戊子鞏縣孟夏寨叅政李成澤

明知州康偉女丰姿異常配伊府西鄂鎮國將軍封夫人

見明志

魏允吉字少河塢羅人明萬曆間因祭器湮沒補置新皿
又捐書籍多種於縣學俾寒士得以增廣學識督學李以
世濟其美榜其門宣成國子監祭酒湯賓尹譔魏氏屢功
學校記

水災中兩孝子

清乾隆二十六年秋伊洛大溢水破偃師外堤灌城洶洶
有聲民皆走避適蔡應泰母死水將至以繩縛母柩旋繞
數十匝令固兩大帶爲縵水至妻子號呼不應跪負母柩
轉洪波中上下柩與手若兩翼飛瞬息八十里下鞏縣神
堤灘神堤灘者北邙山尾也山橫洛口遏黃河河漲倒灌

浴流縈旋灘上樞忽爲沙擁村民異之以長鈎引至岸昇
之上蔡亦無恙天將暮聞鄰村喧救兩人趨視之則其妻
與子也衆嗟歎曰神感也醮錢送之歸同日別有楊璞事
偃師寺莊民楊璞與其弟奉母居弟饒於質璞貧且懦水
至弟以筏載其妻逃北山母呼之不應竟去璞怒棄其妻
子襁母於背將浮沈抵北窰水勢奔驟若有挈之者旋躍
大溜中山上人望之如鼉鼉潰不沈亦下神堤灘村民救
之登岸頃之有一婦人抱子漂下母遙望呼曰吾婦與孫
也救之果然翌日歸而其弟舟將抵北山下大樹崩壓舟
夫婦俱溺死母壽九十餘終璞今年六十餘猶在

節錄張
子峴陶

園文集

咸同間有僧果信者偃師人俗姓某少貧捨身縣北石窟寺祝髮爲僧以次推爲長老檀越多稱之一日偶念慈親痛悔前非毅然脫籍還俗四方薦紳嘉其志羣贈詩歌榮行

縣南海上橋村清同治間作扶乩戲有號稱田仙者田其姓淨意其名能療疾病作詩文士紳辨香名噪遐邇一時抱病罹憂者絡繹於途羣訝其神最奇者淨意能作制書學子習八股者列弟子行呈求竄改與普通師徒相同其式設神位於僻室文成置几案越日往視則已塗乙狼藉

刪削定矣如是者有年制藝著有鹿鳴集人爭傳誦醫書
有育嬰安懷二集風行至今

按此事以形勢論似有黠者假託以銜觀聽顧刪文著
書必學識相當始能爲之查當時近村並無此項人才
藉曰有之未有歷久而不敗者同治距今六十餘年不
惟當時無捉刀之嫌事後亦無混珠之誚我輩素寡迷
信雅厭捉影捕風然此事未敢徑下斷案

滄桑小記

明嘉靖十年奉文拆毀天下廟宇魯莊鎮舊有玉皇湯王
二廟紳士姚紀苦懇委官徐君留湯王廟一處所拆玉皇

廟木植委官初擬送縣嗣經估價納銀五兩五錢別建社
學養育一方子弟隆慶二年姚紀任西安府訓導米脂縣
教諭致仕歸鄉民姚金等請拆社學仍建爲玉皇廟是年
歲在戊辰屈指前後相距已歷三紀餘矣事載姚紀重修
玉皇廟碑

柏溝橋沿革

按棧邦寧張可舉吳東鼎等記正德初許良臣建築以土
嘉靖中劉志仁重修崇禎末趙景星暨子應箕等改造以
石名趙公橋光緒間趙三樂補修其地址則張可樓等施
云見村落趙公橋注

明清八景異同

天塹洪流 金山落照 黑石歸帆 石窟晚鐘

市橋煙柳 却山積雪 竹林古寺 玉仙流泉

見明志

宋陵煙雨 樹山雲靄 石窟晚鐘 南岡古柏

什谷異流 黑石通津 洛口春遊 却嶺秋風

已酉志

洛口驛因地命名所以紀實嗣大河南徙洪濤嚙山驛路無存不得已遷至城內其年代雖不詳應與老犍坡開官路同時乾隆舊志一載驛在學宮東一載在城內據余等所見又在南門外沿襲舊名而義乖矣後人知者蓋鮮故特揭之

南山口村有洞深約數十丈洞底產石白可逾雪面起苔如粟如豆土人呼爲雪花石置之几案可供賞玩

舊城門舊有五而北城不與東曰迎恩西曰瞻洛南曰玉

川曰望嵩又有小東門在玉川門東蓋用以瀉水

見嘉靖志

按舊縣城原有北門今尙有痕跡可尋相傳明末因河患填塞北門與今南門對衝門外有鹽路一道直達洛水當時鹽商在今南街

舊城內水患百年來事耳緬維從前居民鱗次櫛比烟火萬家惟城隍廟東白衣閣旁瀦水一潭了不爲害嗣後水勢遞增居民遞遷今之負郭編戶半係城內故家三十年

前爲禍已劇然僅城內積水人猶及防人民國後河水山水同時倒灌三次而巷無居人矣今試過其地而訪一望汪洋無際惟西南隅紫金山下寥落數家餘則斷垣頽壁華屋丘墟而已

東周書院舊在東街南隅地勢低窪漸圯於水道光三年署知縣朱光岩倡議遷地南街率同諸紳修葺六年署任婁泃七年署任莊誥男歷次增修始竣厥事

教諭署向在文廟東因水勢漸漲化爲池沼學官僦居民宅有年至教諭王錫桓蒞任始移敬業書院久廢

東站之成鎮爲時非甚久其潛滋默移與城內水患有殊

絲馬跡互相消長之關係在昔其地爲府君廟村

因有崔府君廟

瑤灣溝口有煤廠數處大王廟前畧有零星商販絕不具

市鎮形式某年有販糧商阻雨宿大王廟停滯日久就地

糶賣從此變爲糶糧所足跡漸繁

於時另有訴訟糾葛多日始定詳後接語中

間號稱糶糧所者有年嗣因城內水患居民紛徙商業日

形蕭條商人窺糶糧所爲吉壤逐漸謀遷復有爲叢廠爵

盾其後一消一長乘勢利導數年間而蟻聚蜂屯遂成一

閩之市此東站鎮之所由昉也

按東站未成鎮前縣中舊有糶糧所二一日張家船洛

偃以西糧由洛舟運者集此一日神堤由黃河下游舟

運者集此向例開設糧行須領稅帖方準執行當大王廟商販初糶糧時張家船糧商有異言禁不準行因之訟興其中委曲周折鬼蜮多方新糶糧所竟至成立

米河鎮舊志稱泥河集其水源出自汜水縣泉溝經霍河劉河逶迤西流至此與小龍池水下流相會爲汜源之一仙家店在小里河左爲邑東重要關隘咸豐末皖寇犯境卽由此事前無隄防準備失事後始修柵堡同治庚午大水衝毀遺址今存

汜鞏相距四十里曩昔冠蓋往來以洛口爲孔道乾隆丁丑知縣陳龍章創建茶亭賓館以禮行宦甲寅河南徙館

圮毀大路移虎牢山上迨嘉慶丁丑河北去二十餘里官

道復舊

據曹肅論
茶亭記纂

宣統三年秋武漢倡義各省響應偃師楊源懋在汴糾同志謀光復不成乃西走洛陽潛約陸軍反正定期舉事十月十一日民軍數百人由大屯爆發蠡擁東來至鞏益家窩富室某開槍射擊爰改道十方院抵城南五里堡聞事洩陸軍先期他調一闕而散是役也秋毫無犯同志多饋食鞏令樊庶無力抵抗置若罔聞

黑石關洛河鐵橋近年因戰事迭次炸毀十三年吳佩孚軍由洛陽東退其一十八年一軍由開鄭西退其二同年

唐軍由洛偃東退其三水峪溝鐵橋十六年奉軍東退時亦被炸一次

鞏縣志卷二十一

劉蓮青

纂輯

邑人

張仲友

邑人劉鎮華鑒定

邑人劉鎮海參閱

固始萬自逸讐校

志例

一鞏志據可考者前後凡修六次此次開館伊始僅見乾隆乙丑己酉兩志後又搜得明嘉靖志至清初三次續修之書片紙無存乙丑志知縣邱軒昂任修俗稱邱志己酉志知縣李述武任修俗稱李志茲統以年紀稱曰

乙丑志已酉志嘉靖志則直稱其年號或省稱曰明志
卷中所引所注統係一律閱者庶可一目瞭然

一方志所立門類各據特殊情形萬有不齊比而同之殊
覺爲難茲編本省頒編纂大綱依次列入遇有異同之
處則詳加斟酌畧事增減

一己酉志於人物職官選舉十九不書字號未免質勝近
野又傳記不載里居代遠年湮莫知誰何均屬憾事然
歷時旣久補苴殊難力加搜訪所得亦希至新續之篇
於二者特別注意著錄爲多

一己酉志援引書傳多正行大書冠於節首與正文混爲

一讀殊有未合茲用雙行注於節末以醒眉目

一自民國七年河水灌城後檔案概行沒滅凡官師五貢之姓名年限以及各種掌故無從稽核雖力加搜羅恐遺漏者尙多

一己酉志列敘八景並插畫以張之係屬方志陋習貽笑大雅然自明志以來久已膾炙人口未便根本剷除爰移寘卷末削去畫幀畧存餽羊

一新志門類與己酉志頗有異同如聖製祀典祥異學校之一部分昔所有而今從儉也大事紀村落戶口實業交通文徵叢載志原學校之一部分昔所無而今加豐

也其餘每一門中或名同而實異或舊絀而新繁顏貌未甚改內容則確乎有別焉

一己酉志彙輯清代皇帝祭宋陵文名曰聖製列之卷首語涉雷同千篇一律此屬帝國體制非今世所宜用擇文字較雅者移入文徵餘概刪削

一星野之說起於春秋之列國古昔不明天文舛謬無可諱言方志踵而襲之可哂已甚矧近世地球昌明地與星之旋轉及其距離度數形勢大小稍習科學者類能道之何煩癡人說夢茲爲刪削一洗從前之陋

一輿圖與志並重爲史家所公認在昔圖學不精事等閉

門造車髮髯其意而止茲聘測繪專家從事精製爲幅
凡十總圖一分區圖六山川圖各一河洛交流圖一
一鞏之四境鄰縣八己酉志於疆域內僅舉其六爰增密
孟以足之

一黃河灘地界北臨溫孟糾葛極多明清兩代迭起訟爭
乾隆間雅撫斷案係屬一時強迫己酉志所載地畝所
差尙多其實際有各種證據在

一四鄰界碑不全前志亦無紀載僅具采訪所得者錄之
一山川多依己酉志之舊援引繁複者節之按語不確者
刪之事關史蹟者易置大事紀語涉荒杳采自讖緯者

移錄志餘以歸整潔

一 傍山諸泉大者引以灌田小亦增美風景舊錄未錄茲附諸水之後

一 入羅諸水如蒲池白馬溪硯溪申溪白桐澗東溪等舊列羅水注下不甚顯著讀者易致忽畧茲爲提綱正書臚紀洛水之後

一 已酉志載周石氏邑皇邑葺宏邑引經援史訖無左證概爲削去

一 三田事蹟不見正史舊志引自續齊諧記亦未指爲鞏人然鞏志向有此條社會流傳已久並謂孝義由此名

里未便抹煞事有訛久成真者此類是也

一 輾轅關爲鞏偃登三縣甌脫地歲月浸久鼎革迭經界址不無變動或有時闌入一縣均屬事理之常往籍亦有可證若必認定爲某縣地此外絕不相干誤矣

一 乙丑志所載里保名實多不相孚如自常莊至核桃園名神堤里自神堤至焦灣爲蘇村里不悉用意何在今仍之

一 村落爲民族起源前志闕如茲查道里遠近分路列入以大村爲綱小村附之並列橋寨於內

一 元以前之職官前志失載者尙不乏人茲從書策金石

補入

一前志於官師任官年代毫不注意知縣紀載者尙居多數其他庶官載者更希甚有全遺者茲采舊志及碑碣少事補苴尙非全璧

一前志於官師僅載實任署理不與焉茲因卷宗淪沒判別爲難采訪所得統事登錄且實任署理之分亦屬陋習同係官守斯土均宜留名簡冊

一嘉靖志於不立傳之官師每下一二句簡單批評大類公牘考語此係明代方志慣例錄之則了無實際棄之則中有一忍無已仍就原文附列名宦傳後

一金台林公綺字子立己酉志從石窟寺石刻補入因誤句讀列爲林公綺子特爲更正

一己酉志名宦傳不序故實專下考語每傳率三五語而止未免有乖史裁其無事蹟可據耶抑故求簡潔耶是用極力蒐輯有實政者則擴大其原傳餘擇評語相類者用合傳體或兩人或四三人庶歸簡當

一暴揚不肖官吏劣迹自對山武功志後恆有仿以示儆者嘉靖志之簡單批評卽係瑕瑜互見褒貶雜出近時踵效者漸多茲擇其尤劣者畧舉數人亦附名宦傳後藉收暮鼓晨鐘之效

一薦辟中爲舊志所遺者增入三十六人采之梁郡族譜
以及他籍王簡趙傑則見之舊石刻洪武丁卯科永樂
戊子科舉人張襟杜矩均從他處補入

一貢生見遺者明則馬祥張師文張師智曹銘李俊清則
趙宰康當世王懋業閻調鼎曹大先趙乘龍趙元吉一
併補入

一封贈虛榮乃帝王馭世之具與受寵人功德無甚關係
然在帝國時代流俗或藉以自矜當茲轍易軌改畫餅
無靈故於舊錄者仍之餘概黜筆

一農官壽官名雖細微要亦職官之屬前志列入選舉名

實不符移附職官表後

一監生舊載頗多嗣因流品日雜價值驟落茲擇由縣學升入或立有傳者錄之餘畧並詳叢載

一學校古今異制舊志所列學校專指各縣儒學暨官私書院等所謂官式學校也然必置文廟於其首詳爲紀錄蓋古者教諭訓導之設一方訓迪諸生一方崇祀聖哲學官廡舍概傍至聖宮牆意謂孔孟爲文教之宗崇先卽所以啟後故張皇文廟卽爲注重教育與近世新式教育判然兩途用特分而二之曰學校上學校下攷方志性質皆載縣所獨有若公同事業稍引端緒可

也己酉志於文廟鋪敘綦詳凡建築數目儒先姓名祭器祭儀樂器樂章無一不備事係全國所同何苦筆勞墨瘁因畧爲沙汰僅留殿廡祠池名稱廟署建築沿革從祀至聖姓名至名宦鄉賢學額貢額等則又縣各不同理所宜存也

一嵩洛河洛兩書院己酉志載古蹟門茲仍移歸學校官學田義學田己酉志失載從乙丑志補入

一初級小學分區列表凡調查不明者空其欄自光緒三十一年至今閒有半途中止或仆起相繼者概行列入至縣立區立私立高小校及中校職業校女校醫校並

傳習教練各所規模稍別者另文敘錄表前

一自舊城遭水災後凡祠宇廨舍公共建築陸續沈淪曩昔樓閣十九化爲瓦礫否則新政設後從事改造其名雖存其實已非然猶必斤斤紀載者一以補歷史之遺蹟一以存公產之崖岸

一縣中舊有義塚十二區官紳捐施地畝分布鄉鎮義舉也已酉志削而不載未免淹沒人善茲從乙丑志補入以復其初又新采益家窩一區附後

一舊列坊表僅城內之科第仕宦兩種茲將全縣各種坊表概爲登錄並著明地址所在

一凡多數人之舉措好尙歷久卽成風俗百里封疆中此類頗夥舊志僅舉四時節序隘矣茲編廣爲搜羅美惡不同據事直書爲懲爲勸是在讀者

一實業交通爲方今謀國要畧將持此交戰全球故無論新舊事業均須重視以冀前途發展縣中夙無大部工藝所載各項粗工類皆自食其力亦做帚自珍之意

一田賦照己酉志原文鈔錄不易一字惟增入現年徵解確數間有小參差處因案卷遺失無從稽覈雜稅一項今多於昔逐名添載戶口則別編有表移載他卷積貯共和以來倉廩久虛粒米無存又迭遭水患倉房亦盡

付東流直謂無倉可也蠲免已摘要登諸事紀餘可不
論

一已酉志藝文以有關掌故之詩文當之無分古今主客
一例蒐采茲專載邑人著述目錄加以提要舊錄詩文
歸入文徵

一攷方志文徵多載有關掌故之作外此雜文雖善弗錄
吾縣掌故素少近經一度水災百五十年之舊牒片紙
不存且爲詔勉後生計惟鄉前輩文辭感啟最敏以故
不避蕪穢於收錄掌故外偶遇佳章可以存人並可迪
後者權爲摘入雖於體制少駁所弗顧焉

一吾縣金石頗富已酉志登錄簡畧且僅標題目蓋其時
儒者惡二氏之學此種品物多在寺觀鄙夷不屑措意
兼之倉卒成書愛惜時間不暇編采與近世之金石家
情殷稽古如二天焉此次搜采金石大反疇昔涂轍無
論山巔水涯敗碑廢礎但有文字年月概行摩搨登諸
簡端儻昔賢早厯此想則懸崖峭壁間之琳琅異珍應
數倍於今日猶且完璧無缺豈非快事泚筆至此慙然
久之

一縣中石刻以石窟寺宋陵爲大宗餘則各寺祠之碑幢
而已石窟寺日毀日少宋陵日出日多近年宋陵發現

之墓記墓誌爲數頗夥土人無知愚者隱埋不敢示人
黠者盜買獲利甚則移之井側作浣婦衣礮架諸庭除
供主人茶案更有鑿磨其字以求平暗市誌石以存蓋
者一聞采訪員至相戒祕而不宣卒之采訪所得不及
半數而奔走諮詢之勞則有不可計者

一金石文字約分兩類有石存而得手拓者有采自先哲
文集者拓諸石者一依金石書成例另書一題於本文
前詳載尺寸字行以存真面篇中遇闕字處則界方格
作符號不敢妄增一字其采自文集者則入文徵

一金石跋語擇要爲之出於作者之自然遇無甚意味之

篇或零碎小品下至殘闕造像則僅記石所在地暨石塊形狀以及字體大小有無破泐或建造姓名數者而已

一 人物志舊分儒林名臣政績武功忠節孝義各等類方志步武正史似無不可然區畫界綫實人類於其間能保其方圓吻合不少柄鑿乎歷史範圍較廣此法已非盡善方志更狹不能容且志所錄者聞人耳聞人非盡無瑕白璧至所標儒林各門純係優行設遇共鯨蹈難將棄而不錄乎抑廁蕭於蘭乎且人之性行包羅萬有忠孝恆具一心文武常備一體過事分別非作繭自縛

則削趾適屨致令載筆者周章顧慮力斲文之符題豈
非自貽伊戚乎此問題久爲方家扶破竊本斯旨統稱
人物志

一明以前增入十數人皆確有根據不敢輕意闌入

一己酉志李昇雲傳其子名烟繼志孝養秉筆者乃誣爲
烟火之烟有烟侵親目瞽語殊堪捧腹謹據乙丑志更
正

一周程本宋蔡齊金盧亞自明志以來胥稱爲鞏人書冊
無左證不知何所依據姑仍之齊明周最舊志未載從
史記注錄入

一方志志本縣產也流寓非產本縣胡爲乎志蓋緣周旋往來於吾土已久而與吾人有密切關係與本產不甚相遠向來方志家沿爲成例茲仍附人物門

一婦女旣無名字自宜著錄居里俾來者易曉但前兩次採訪均遺此項並採訪員多半作古欲詢無從惟最近採訪添入鄉貫而爲數亦僅

一舊城內節孝祠淪沒於水祠中姓氏概已遺失茲從舊志及節孝總坊補鈔有無缺漏尙不敢知大段分爲三項凡情節重大殞命捐軀者特筆立傳次則畧記情況再次事蹟已遺者仿節孝總坊例臚列姓氏而已

一宋仁宗溫成皇后張氏係永安張堯封女附宋史皇后傳毫無事實已酉志褒舉列女之首殊有未合特爲移入叢載

一明正德七年霸州流寇破鞏城婦女守身殉難者七已酉志遺其五茲據嘉靖志一併補入又白怡妻盧氏張蘊瓚妻尙氏等凡六人無甚事蹟可載舊志濫竽入選據例刪之

一生人慈善根於秉彝不獨丈夫爲然巾幗中此類尤多舊志於慈善事無褒及婦人者茲特勅例附諸節孝傳後

一大事紀係摺立門類取材之方半由書史半由采訪而根據於前志者爲多

一宋陵在鞏明清兩代迭舉祭祀己酉志矜御製文列之卷首夫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茲爲移置事紀但分年編列逆度閱者生厭查明史洪武五年祀宋祖於鞏因將祀宋陵事叢撮其下

一前志所載祥異均屬縣中大事禍福攸關一併移入大事紀省卻一門

一縣志館於民國十八年年終采訪截止

鞏縣志卷二十二

邑人 劉蓮青 纂輯

張仲友

邑人 劉鎮華 鑒定

邑人 劉鎮海 參閱

固始 萬自逸 讐校

志原

縣之有志不詳椎輪所始溯方志興於有宋劇縣名都概設專書吾鄉雖不足語此顧介兩京之間咫尺皇都冠蓋頻煩又為陵寢重地名標赤畿以情勢論應羅大典於方策以張國家之盛慨自胡馬南下封豕東來彌天

浩劫子遺之民幾於殘喘莫保違言典籍哉故宋元之
間方志有無未敢下一斷案試讀嘉靖志序則所謂舊
志者既無片鱗隻爪烏從測其所自昉耶

吾縣前志今存者惟嘉靖乙卯及乾隆乙丑乾隆己酉三
書餘俱佚矣嘉靖志是創是因尙難論定當初謀修時
知縣周泗訪舊志於諸儒則曰舊有志板已燬於兵爰
呈以前教諭潘進所輯志畧爾時所謂舊志者宋歟元
歟明歟均不敢知潘進所輯志畧手創歟抑摘自舊志
歟亦不敢知及讀康紹第跋語有曰當道每采取圖志
率以傳聞之臆錄者應之則潘教諭之志畧應與傳聞

之謄錄不甚相遠是否於舊志板燬後新自采輯抑或
因緣舊志雜萃成稿俱事理之不可懸揣者也故曰嘉
靖志是創是因難遽論定云

嘉靖乙卯修縣志八卷邑人生員康紹第第知縣德州周
泗主修並校教諭楊月潭訓導冀勵巖李汝西邑生員
常孝劉繼馨張永亨姚寶廩膳生李一經王崇化同修
前有周序後有康跋教諭訓導見敘跋中字而不名是
編敘述荒畧體製疏漫且時有舛訛處不得稱爲佳構
然前志旣燬兵燹茲又倉猝成書其困於經費絀於采
訪可知不能概責之主筆人也今日得讀是志旣足增

廣史料並藉知昔志源流較康乾閒修志者爲幸多矣
更有一事足紀者卽得嘉靖志之經過前年開館倡辦
時邑人祇知有李志並邱志

乾隆十年修

已不恆經見順治

康熙閒舊本久已視爲廣陵散無從問津至若明代志
乘絕爲夢想所不及友人南陽張仲孚曾閱寧波范氏
天一閣書目以此冊殷殷見告時吾縣劉鎮華任豫陝
晉邊區綏靖督辦率所部駐防新鄉函達鄞縣范氏天
一閣鈔得之是役也鞏與鄞隔數省素無瓜葛非劉督
辦之力不及此凡執役志館者罔不感激愉快如獲至
寶畧述顛末以明還珠之由

周序曰凡郡縣必有志者所以載時事足文獻而政治所關莫有過於此者矣但今之爲令者率以簿書稽會爲盡職而於志爲末務漫不加省又豈知事有似緩而實急似細而實大者乎何也志之所載邑之山川疆域人物職官田賦戶口風俗節義靡所不紀以備觀民風者采而納之太史氏而太史氏獻之天王以需留覽或有警省則民隱於是乎卹矣是志之所係實至急至大而可以緩且小者視之耶以故予受命知鞏下車之後命取志而觀之左右曰無旣而詢諸生儒則曰舊有志板旣燬於兵事又缺其典籍乃以前學諭潘子志畧呈

焉予披閱之餘見其中多有可否予於怪而不經者削
之妄而過實者去之欲刪舊飾新以成厥志奈之何心
擾於事之煩筆奪於訟之判復資於學諭楊月潭學訓
冀勵巖李洙西懋簡博於史學之生四五子以禮敦請
居於靜所密考諸子百家之書益以習見博聞之迹予
頻躬詣其所商榷是非夜分乃旋越數月稿成予載觀
之見其典而實要而切質之野史同而有徵參之郡志
詳而不妄予乃羨之曰允若茲雖不敢以擬名家之傳
庶鞏之爲邑山川疆域之險易人物職官之臧否田賦
戶口之盛衰風俗節義之習尙可一覽而見矣觀民風

者之求可持是以應矣天王之所以勤卹民隱可按是而敷矣未必無小補云故捐己之俸命工鉞梓非敢爲耀己能特以紀鞏之迹俾後之賢者增益有據耳觀者幸勿鄙焉

康跋曰鞏之爲邑始於東周惠公封幼子於此以續王號名曰鞏者蓋取河山四塞鞏固不拔之意誠哉河洛之咽喉關蜀之鎖鑰也歷漢唐宋元其鄉賢名宦代亦有人而斷碑殘碣咸可考也至我皇明復隸河南府獨當東面要路雖郡志有紀而邑志顧缺焉前之令茲土者或圖政而未遑或欲爲而未能因陋就簡相沿底此

故當道每采取圖志率以傳聞之謄錄者應之茲爲文
獻之缺可慨也已甲寅秋我邑侯父母松川周翁以精
誠之學練達之才來知我鞏首以是詢蓋得先務之急
者因其久缺銳然於舊錄之迹益以博通之識復不自
恃己見特資於我月潭楊師勵巖冀師洙西李師又命
第等四五生館於靜室時加省試禮敬優渥悉自己捐
故不數月而遂成嗚呼換舊迹而述傳聞者第等之力
也定是非而決去取者我松翁之見也俾百八十年之
缺典成之於一旦歷三四十令之賢否裁之於一人庶
鞏之爲邑可以敷知於遠方而聖主宅中據險以鞭撻

四夷者不勞餘力而坐享太平之盛矣意見其禮而知其政侯之嘉績懋於鞏者更僕未易數也觀此可知其萬一云

順治十二年修縣志知縣張好奇主修好奇朝邑進士十二年任十六年行取去職攷張志久佚至今其名僅存原書敘跋後志概未錄存書凡幾卷統末由詳惟邱志凡例謂邑志自明末燬於兵燹國初邑令張好奇草創實畧推繹其辭則所謂明末燬者是否指嘉靖周志抑周志後又有他志均無從悉草創實畧四字義意不甚明瞭要其爲書諒非傑構耳

康熙三十年重修縣志知縣顏光昌主修承巡撫閻興邦檄催以成此書書久佚邱志僅載一敘敘中有云訪之父老與一二文學之古鍵戶局關悉心討論文學士爲誰概不可知第就其序文論學識亦尙可觀邱志又評曰顏筆簡古伊考向來修志縣官僅尸其名文章恆出他手顏係曲阜拔貢事列名宦

顏序曰康熙二十九年大中丞閻公撫豫之三載整飭吏治周卹民隱政治人理百廢具興於是敦禮耆碩纂修通志復檄下郡縣以爲志乘關於國典必博而不支簡而能該始足上列職方下藏石室而各屬或缺畧未

備或承訛襲謬蕪穢不文信今傳後將焉賴之其兼諮
博訪勒成一書彙呈裁定旣又頒發凡例俾爲程式昌
以蠖螾下吏濫竽鞏邑蒞事之初繙閱舊志卽欲訂正
補綴而鞅掌簿書未遑就事及承憲諭不勝悚惶於是
訪之父老稽之史冊與一二文學之士鍵戶扃關悉心
討論始於季冬迄於仲春凡三月而告竣謹按鞏之爲
邑東距虎牢西抵黑石南望嵩嶽北枕黃流真河山四
塞之固哉東周爲鞏國簡公居之戰國屬韓蘇秦歷說
亦稱鞏洛爲天險楚漢之間成皋滎陽爭戰累年項羽
之不得捲甲而西者鞏爲之扼也及隋煬之世洛口版

倉爲李密所據東都迄以不振蓋以形勝險甲於中原
天下有事扼吭拊臂在所必爭勢有固然無足怪者我
國家定鼎以來馬放牛歸海隅澄清民勤耕桑士樂詩
書輦人之所以安居樂業者皆教養休息之所涵濡而
浸潤也方今聖天子振興文教詔求遺書特命館閣纂
修國史雖殊俗異域之國亦莫不梯山航海納版圖紀
風土備編錄載籍之末而中州腹心之地纂言紀事顧
乃缺畧其何以仰副德意耶舊志所載旣多疎謬而自
順治十五年以至於今錢穀戶口國計所係忠孝節烈
風化攸關至於職官人物之類三十年來日新月異不

可指數安可坐視散佚不一修葺此我大中丞之所以
留心掌故銳意著述者也昌不學無術辱承明訓惟恐
草率有負大典發凡例一遵條約用是或免舛錯至於
補殘更訛備極經營不遺餘力其有當與否不敢知也
亦云頗盡心於是書焉爾

康熙壬辰志知縣多時琦主修書久佚餘概不著時琦文
喜駢體乾隆閒邱軒昂續修志時多志猶存邱屢彈其
過失並切嗾其蕪雜卷中因依舊文甚少僅錄其原敘
亦足窺豹一斑倡始於辛卯秋月告竣於壬辰初夏

多序曰竊思文以鳴瑞發千秋不朽之光獻則流馨啟

百代無涯之譽快簡編之在望欣模範之非遙然而落
落古今難覓澄清之路茫茫爾我適開泛溢之端此架
上之書所以存而勿論寰中之彥亦以置若罔聞也孰
知紀志之分門卻是文章之捷徑蓋其疆圉楚楚便堪
注意搜尋即使事物紛紛亦可悉心訪問矣琦畿南陋
質羸上羨儒幼愧鯉庭未洽家傳之次第長慚鳧舄漫
登仕籍之班行初曳綬於中州得握符於下邑維茲鞏
也峯崔巒峻羣山結聚之區浪激波湍衆水迴旋之甸
覈累朝之舊牒不乏名家甄歷代之官評並多循吏或
沿或革當年斟酌堪思或廢或興往迹轉移無算至於

閭閻之肥瘠專視經營闢闢之醇澆漸爲習尙皆宜隨
時在念歷刻關心者也琦每圖染翰不敢拈毫一則腹
笥空虛一則胸襟雜沓一則因之掩拙一則藉以偷閒
不意庠序投詞紳袍折柬共謂志書缺畧久茲闔邑之
羞亟須考辨精詳始稱有司之職琦聞是語也特採或
比鄰或隔境各家之格式上希大司馬大中丞撫憲之
裁成蒙寓目於全編復點睛於各帙遄飛憲筆深增末
吏之光催刻新函實是微員之幸琦伏思大清一統志
梯山航海直窮星宿之源重譯指南總在照臨之下而
況各直省之縹緗燦爛各郡邑之簡策英華莫不沾堯

天舜日之昭回豈但供石室蘭臺之積貯美矣盛矣堂
哉皇哉而鞏析彈丸之塊琦修草芥之詞不過嶽麓之
一塵不啻海濱之一粟何必孳孳鎔鑄費墨瀋以謀篇
汲汲鑪錘運筆鋒而逞技也哉然而一統者各郡之所
聯也一郡者各邑之所積也則鞏之規模遞嬗鞏之幾
務更張不可聽之若明若昧之間必當溯其真是真非
之自矣琦於是專心審訂極意安排見舛謬之言闕而
又闕遇含糊之語詮而又詮數千年留下詞章愛之殆
如金玉什伯輩傳來名姓奉之宛若鼎彝科目之盛衰
井井列眉於紙上稅糧之贏縮絲絲指掌於窗前殊多

布帛菽粟之談兼資草木山川之趣若夫死忠死孝人
心世道之所關全節全名王化閨門之所重弔英魂於
地下寫血淚於人間則又儒者之夙懷文人之本色也
幾番脫稿縹繆於卯之秋冬一旦成書剗劂於辰之春
夏世勿以疎庸見哂予原不以博雅自居謹絮絮於開
宗庶昭昭於全部云爾

乾隆乙丑志四卷知縣邱軒昂纂修縣丞陳之煥協修參
訂則舉人曹鵬翊拔貢趙發軻編次則監生劉鴻誠生
員徐省等八人攷修志通例向由知縣尸名別聘通儒
任纂組邱知縣與陳二尹乃躬自鉛槧洵屬庸中佼佼

及讀其書覺識解文采非所擅長吾儕未讀壬辰志不解其價值若何第以邱之詆譏者論之恐未必後來居上也簡策俱在非一人所敢私揅猶幸列顏多兩序藉以少有所徵

邱序曰鞏之名鞏者何自洛陽歷偃師而東大河遶其北伊水瀝水澗水俱匯洛至北邱盡處入於河其南則嵩峯少室蜿蜒斷續以北爲白雲爲青龍至黑石渡嵩與邱對峙爲巖關又南一支俯伏東行至伏兒起峯下鳳城劈一脈以西顧縣治與邱尾又一關其又東爲洛口爲武牢張儀所謂成皋鞏洛之險者鞏之爲鞏實洛

陽之總會鞏固洛以固斯則鞏之爲鞏者然也遠古靡
得而述矣伏羲帝堯舜禹成湯受圖河洛正史荒史皆
可稽周爲鞏伯甸周末爲東周秦爲三川郡其時鞏所
隸偃師緱氏穀城平陰南陽等皆屬焉後迺析置爲數
縣高辛都亳而祀郊禘則於鞏成湯亦都亳桑林夏臺
俱在鞏漢書杜預注鞏縣西南有湯亭在鞏言鞏屬於
亳者不得而入焉他可知矣嗟乎斯則考古者之所慎
也昂於癸亥冬尹斯邑涉汜水出玉門望邑山川形勝
固已歷歷在目矣蒞治年餘戶口賦役師官學校風俗
土物祥瑞災異等經者經理者理已迺訪其人物古蹟

諸凡前志不載者竊願見所見聞所聞著爲成書備採
擇且以鑒往知來於昂爲政不無補益焉二尹臨川陳
君表黃方城先生從曾孫良史才也先昂尹茲土與昂
論相挾兩人腹稿畧已具適奉憲檄修前志昂與陳君
益得藉是畢志矣陳君慎其事舉邑宏博曹萬如趙素
其共討論昂固知其人未嘗一識面兩君旣至然後歎
邑稱遷固者名下果無虛士也兩君抒懷多口占而又
深病前之人過河洛歷嵩陰翠靄凝目溪聲潺湲奚獨
無山高水長之思也石窟多題咏見前志今亦寥寥數
言爾傳者不盡美美者或不傳左右河山笑人聳與盲

不爾何無情也既而曰聖聖受圖皆於斯圖今可稽者
義帝之畫爾乾鑿度春秋運斗樞尙書中候等其爲言
也畧存什一於千百罕所見焉斯珍之從來多古意臨
眺獨躊躇非惟吾輩爲然矣且夫後之視今亦猶今之
視昔也傳者不盡美前之人固有幸有不幸焉美者使
可愛愛者使可傳前已不知有今日而今可預知其後
者非史之責而誰責與兩君旣慨古又存今昂與陳君
皆可之因共取前志商訂釐剔刪繁蕪正僞訛其於學
問文章忠烈孝義善士高人節婦賢媛輩尤爲津津不
置者輩所重獨以此而昂與陳君風示教化之旨亦寓

焉尙冀斯書成士民益自愛又有卓卓可紀者斯則鞏
之爲鞏俗益厚風益淳人心之固固於金湯豈獨河洛
嵩邙稱爲天險四塞而已也是爲序

凡例曰一邑志自明末燬於兵燹國初邑令張好奇草
創實畧纂修者曲阜顏光昌增輯者瀛海多時琦二公
前後苦心可稱信史但顏筆簡古多則未免蕪雜之累
今爲刪削合史法欲使二公著述如出一手非敢好繩
前人也一顏纂修時以張爲原志多以顏爲原志今
或兩有可存或遇辨駁之處仍以顏爲原志而於多則
以前志二字別之愚者一得曰今按閱者殊爲醒目一

天文照依前志畧加搜補天文大成窺天管見爲書雖
富不敢妄爲搬運侈陳禍福裨竈所見未足爲識微況
其他乎董子曰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人事修天道順
慎之可也一各邑志書從無總括史事者前郡守雲南
張太史續府志作府史事考蓋郡志卽郡史邑志卽邑
史括史事於前則知稗官小說不得而妄入焉創例亦
定例也今倣其例敘邑史事於疆域後一史以傳信非
傳疑也河洛在鞏聖聖受圖皆於鞏前志不爲大書特
書僅以見諸瑞應災祥二項下殊失輕重之體景亳鞏
地也桑林卽魯莊而他邑或援張儀鴻臺桑林之說以

爲在成皋夫儀所謂桑林別一桑林也豈得附會禱雨
事此與邑志以孟郊爲鞏太爲洛人皆考之不核也舉
此可例其餘矣今於人與地在鞏無確據者不敢混入
鞏所重不以此也一史記前漢書後漢書敘事後用贊
曰論曰歐陽五代史記傳後皆有斷一唱三歎有餘音
矣他家或竟住無餘文一代有一代之體正不必拘今
於前志有者或改之或竟刪削不留一字閒或有關大
體作附論以補之然亦無敢瑣瑣云一山川缺者補之
戶口賦稅新者增之風俗變而逾上變而逾下者例宜
另書仍不沒其前若前後無變更仍之而已人物宜分

聖賢理學經濟忠臣孝子仕宦文學義士善行等項原
志一概收入今亦不敢妄爲紛更惟於本名上標出各
項名目以便觀覽其後續入諸賢乃始細爲區別隱逸
流寓非高賢達人不得濫廁其間節婦烈女苦志堅貞
其人不爲立名計傳者或一二言或竟無其言前志詳
畧不同今必各按行實寫出生面名教所關非徒爲巾
幘吐氣也一災祥前志頗詳補入僅三條關一邑者載
邑志非是不得而錄焉一武功前志失載今於無可稽
者姑闕之其猶傳而未泯者例宜補入以其折衝禦侮
敵王所愾不得聽其淹沒而已也一藝文可存者存之

前志濫載請停豫省漕糧疏豫省不止鞏一邑且上下
文移何得遂以藝文目之也必欲兼收並載則案牘如
山不免汗牛之譏矣餘所去取俱費斟酌惟時賢詩歌
不敢擅易者或傳其地或傳其人不爭字句工拙也

志中除凡例暨插圖外列目二十有三卷一曰沿革天

文疆域建置

細目十五

卷二曰山川風俗土產陵墓寺觀古

蹟職官名宦流寓賦稅災祥卷三曰人物

附細目四

科目附

三曰武功隱逸節烈方技仙釋卷四曰藝文

細目十

乾隆己酉志二十卷知縣李述武主修湘潭張九鉞主纂

教諭周作洵參訂任采輯者邑人焦鶴年孫枝榮劉文

英于建章馬敷錫劉裕新張耀南康誥曹肅諭張嵩木
張燮杜景星焦萬年閻作肅凡十四人皆學識優長望
著鄉邦者名曰采輯隨采而輯成稿與專任采訪者有
別以故兩月成書想見諸君之臂助矣有糧鹽道劉文
徽知縣李述武兩序

張九鉞字子峴湖湘世家負重望著有陶園文集先正
事畧有傳其所纂稿應高出流輩所謂洪鐘無纖響也
及詳讀之自較乙丑志爲佳兩名實究不相符緣當時
限期成書諸凡潦草各門類或非全出一手致結果不
甚圓滿耳

劉序曰余嘗謂文章與政治相表裏而志乘尤爲政之
書俗吏動以簿書鞅掌爲辭未能徵文考獻故其政僅
刀筆筐篋之務而不知體要乾隆甲辰由戶部尙書郎
奉命出守東都公餘緝各邑志乘大都纂在乙丑丙寅
間迄今且四十餘年聖朝德政之隆人材之盛風化之
醇日增於昔宜補輯以昭茲來許況鞏舊志尤多紕謬
體例則淆亂無章證據則牽援失實混河濟伊洛爲鞏
水強孟郊盧仝爲鞏人至俚諺雜陳諛美過當較他志
爲甚遭逢右文之世蓬觀石渠廣蒐掌故司茲土者仍
循固陋何以上應采擇爰與諸明府課政之暇輒以補

輯相勗越三年登封偃師志次第告成而鞏兩易其任
適滇南李君來濬河役畢遂以修志與邑薦紳謀僉愉
快集事延湘南張紫峴主筆諸薦紳各以採訪事實上
孫孝廉枝榮考古尤有據於是取舊志鉏其荒類補其
缺漏正其譌舛本正史及水經注而發明之事則徵信
語則雅馴四十餘年文獻朗若列眉儼爲鞏志創始之
書焉是舉也俾後人觀之者有所憑以爲振作續之者
有所遵以爲編次更無事廣稽遠引之勞李君之功非
淺尠也不寧惟是鞏爲子華子挺生之鄉淵源遞衍名
臣文彥代有偉人自茲以後諸薦紳覽前哲之芳躅各

規樞其子弟尹司農蔡侍郎之輩接踵而起以仰副聖
天子壽考作人之化其砥行礪節者得廁名貞珉之末
轉相尉倣媿美二南則斯志之成非徒爲文章觀美也
其所以移風易俗裨益政治者詎不大與稿成適余蒙
恩晉河南糧鹽觀察李君以序請喜而弁諸簡端乾隆
己酉蘭秋書於大梁守署

李序曰鞏邑志不知椎輪所始國朝順治初年修之者
張君好奇也康熙三十年修之者顏君光昌也五十一
年修之者多君時琦也其本皆散佚乾隆十年邱君軒
昂續修之今又四十三年矣述武以丙午孟冬承乏是

邑首謁郡伯今陞糧鹽觀察都梁劉公公語述武日志
者爲政之書也鞏舊志體例蕪雜文不雅馴焉足備輯
軒採擇且四十餘年來令甲之昭垂恩膏之疊沛及孝
義節烈所當舉善而教者不可任其紀載缺如子盍謀
新之述武歸繙舊志惕然久之蓋彼時官署篋衍攜書
旣少且限於聞見未能悉心搜討以故紕纒叢出因思
洛汭爲圖書所出之地况鞏得邑在春秋時光岳屢分
疊遭兵燹紀載半已蕩爲雲煙幸有存者又復踏駁支
離援引失實更千百年後沿譌襲謬何以爲網羅掌故
者據是非官斯土者之責而誰責乎旋有濬河之役未

遑也倥偬稍定乃謀重新焉聞施太守修郡志時邑孝廉孫君于陽分輯山川古蹟金石博采羣書最稱綜核幸文獻之可徵也與商之更廣集諸薦紳於庭咸踴躍勦盛事迺告於觀察公延湘潭張紫峴明府開局城南公解與孫君及衆薦紳慎加編輯大約據施郡志爲筆縷根諸經史佐以紀傳自夏伯封國以來邑之大事及山川古蹟等類璘璘編編罔不綜載職官選舉舊志漏者補之誤者芟之人物一門頗倍於昔用彰聖天子久道化成之治而激勸微意亦寓於斯體衷諸正論協諸公無疵無漏可爲一邑完書矣述武不敏賴諸君子補

訂之密搜訪之勤得免貽譏固陋懷鉛蓄素之餘忻幸
爲何如也是役也起己酉孟夏斷手季夏剗刷成述其
顛末於卷首非敢謂可副蓬觀羅采竊爲後之續纂者
導夫先路云爾時乾隆己酉歲季夏書

毛序曰鞏縣志續修於清乾隆己酉迄今百三十年無
更修之者原版漫漶磨滅類多不可辨識閱者每興抱
殘守缺之歎民國七年春龍章奉檄來鞏是歲霖雨爲
災夏六月河洛驟漲巨浸毀城縣署傾圮志版與案牘
均隨波散佚噫向之漫漶磨滅者今亦不可復覩矣今
之郡邑猶古之邦國也邑之有志猶國之有史也邑志

佚亡則一邑之政教廢興風俗升降與夫循良治績者
宿懿行惡足以徵信而垂遠矧鞏之爲邑建置最古名
勝尤繁如夏伯之國鞏伯之封東周之分邦北宋之陵
寢子華子之故里杜工部之殯宮以及河洛嵩邱名區
勝蹟若無志乘以昭示於來茲則年深代遠胥將湮沒
而弗彰矐言思之心焉滋懼歷五年始求得善本爰與
同年友梁君養軒校讐其訛舛補拾其闕遺念剗劂梨
棗之易於磨滅也付諸排印以全其真縣署與公款局
各備一帙交替則遞存書齋則更印以永其傳匪敢謂
徵文考獻之功聊以償則古稱先之志云爾癸亥孟夏

靜海毛龍章識

志首無凡例卷二十目亦二十目與圖志地理志

附細目三

建置志

細目十二

山川志祀典志

細目三

風俗志物產志賦役

志

細目五

學校志

細目一

職官志上

細目七

職官志下選舉志

細目九

人物志上

細目六

人物志下

細目二

古蹟志上

細目十二

古

蹟志下

細目二

金石志藝文志上藝文志下祥異志

民國紀元羣情踴躍邑人士漸有提及修志者屈指上距

乾隆己酉已越百二十餘年矣是冬知事嵇炳元蒞任

盛年喜事官紳謀協次年遂有派員采訪之舉然訖未

設局實行繼遂無形中止此第一次之經過也

自二年派員採訪後事雖未行薦紳中大半具此印象偶有聚會不時涉及此事至七年城災於水舊志版片漂沒無存知事毛龍章虞文獻之淪替排印舊志以廣傳流並序以并其首至十一年春舊事重提毅然設局於城內主持最力者有張祐劉鏡湖等嗣劉兼督鎮華電促鏡湖赴陝志事又復淺擱此第二次之經過也

十五年冬鏡湖歸自陝西自顧桑榆晚景不復作出山想又復倡導修志衆志僉同擬於十七年經始未及開辦適省垣重修通志檄屬縣設分局採訪縣長楊保東招集會議熱心此事者各有獻納均表贊成結果採訪稿

繕寫兩份一寄通志局餘備縣志局用同時推舉經理
籌備一切關於經費及各項職員部署畧定不復曩築
室道謀矣

十八年春設局於縣城紫金山聘禹縣田春同主編輯正
經理孟廣信副經理劉煥東籌備兼編輯宋經裕編輯
兼校訂劉蓮青餘設編輯八人張南陔張仲友張祐張
維渠李惟人孫紀熙劉維寶吳東鼎多半未任事分區
設採訪員六十餘人特別採訪員五人繕寫五人庶務
會計一人

清明節前後馮軍陸續西退約兩月餘至麥秋韓復渠部

與龐炳勳部交戰於康店黑石渡一帶此數月中兵士
紛至沓來絡繹如織不時闖入志局妨礙辦公主筆田
尤極厭之幾不相安不得已移局大黃冶村未幾禹縣
草寇朋興田主筆旋里自後消息日惡移來南軍數萬
十月間兩軍夾洛水以戰統計一歲中主筆任事約七
月次則宋經裕張南陔不時在局伙助惟劉鏡湖孫紀
熙爲局中中堅人物當戎馬倥偬間亦絕不作他想

十九年

仲友

與孟廣信張南陔同入局繼事甫匝月

仲友

因家事赴汴時戰事又起交通斷絕困居大梁半年其
時胸中所最慮者卽局中主筆一事因自田編輯去後

筆政無人負責

仲友

雖濫竽其中不過畧効指臂而已

後承諸公之議至夏歷七月十一始與紀熙同邀南陽張君嘉謀由汴歸局張君字中孚乃吾中州耆宿俯肯賁臨下邑諸公遂慶主筆得人但是時戰事方棘道經中牟鄭埠飛機擲彈轟炸相去尋丈亦云險矣到局後方期羣力合作從容就正適歸局之次日先師劉鏡湖作古局之中堅人物亡矣惜哉未幾孫紀熙橐筆從戎局人益少所可幸者卽至八月十七南軍抵縣時局漸安局事乃得就緒

二十年接續進行秋間

仲友

與張君先後應通志館

本年改局

稱之招仲友旅汴月餘他無可紀然關於采訪經過有

可爲將來勸懲者茲爲披露如下

作志以采訪爲基礎采訪不力則史料不富所謂無米難爲炊也當十七年開會之始蒞會各員素乏著述經驗雖聘采訪多員草率從事而無精密籌畫又復限期迫促以致采訪疏畧及至下筆編纂當用者稀不得已又派臨時訪員夫以一縣之大豈一手一足之能爲烈至此始悔前此之悞晚矣竊謂修志之要當聘學識充裕者致全力於采訪迨采訪已竣然後設局編纂則耗費減而成效多

館中任事各員有足紀錄者一曰孫紀熙竭蹶從公不
憚煩勞原任編輯遇必要時又復出爲奔走在事兩年
爲劉鏡湖所激賞又一曰劉克顯實心任事始終不懈
後雖脫稿撤館而一日書未出板刻刻在念不忘操勞
戮力之處洵非局外所能知周光新用力畧同

附劉得仁先生事畧

劉得仁字伯元豪俠好義方鯁如鐵漢幼讀書家貧旋棄
去於地方田賦差徭留心審核凡胥吏侵漁恆約紳董訴
諸令廓清弊竇長子蓮青從師讀每歸輒叩所學敬塾師
禮儀優渥一日典衣糊口適塾師應試卽以半數贖之嗣

蓮青授徒他村值書院課試常向塾中送試題繳試卷蓋
虞誤兒童時閒並自誤也僑老井溝村中以逋賦與縣役
構衅縣令震怒衆懼莫敢前得仁逕詣城浼紳以實情達
事得寢一生艱險備嘗風骨稜稜無少貶損

按劉伯元係鏡湖先生嚴君前年通志局採訪業已列
入孝義併錄稿寄省嗣鏡湖先生任本館校訂有去取
職責謙遜退讓特將此稿削去堅不令錄茲值先生既
歿追懷往事五中愴然關於先生本身是非一憑公論
若其先德似不可因職任一併棄之也用特畧志梗概
附綴篇末可否登入列傳一任後之君子

